

家庭·学校·社会

一位中学校长的探索



(苏) C·Э·卡尔克琳娜著
李高华译 马 兰校

贵州人民出版社

家庭·学校·社会

——一位中学校长的探索

(苏) C·O·卡尔克琳娜 著

李高华译 马 兰 校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恕岷
封面设计 李书麟

家庭·学校·社会

——一位中学校长的探索

(苏) 卡尔克琳娜 著
李高华 译 马 兰 校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 9 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123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21-00418-8/G·168 定价 2.20 元

内 容 提 要

如何驱散郁积在家长和教师心上的愁云，让欢乐和幸福代替叹息、懊悔和眼泪？如何在日益改善的家庭物质条件下卓有成效地发挥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作用，使年青一代茁壮成长？作者积数十年的潜心研究所得，将给您以启迪和帮助。书中不乏著名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家的精辟论述，引人深思，发人深省；一则则取自真实生活的生动故事亦会使您从中悟出家庭教育、家庭巩固以及家庭、学校和社会协同工作的要领。

出版说明

当今的家庭教育已是全民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牵动着每一个有良知的家长和教师的拳拳之心，亦是肩负重任的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的共同课题。

本书作者是苏联莫斯科的一位中学校长、苏联教育科学院候补博士。她在书中着重介绍了家庭教育的条件、教育的内容、如何教以及学校和社会如何配合家长开展工作、怎样巩固家庭等问题。作者以教育理论为依据，通过剖析一则则典型而生动的事例，生动地评说家庭教育的优劣。为了帮助广大家长和教育工作者解决在日益改善的家庭物质条件下卓有成效地发挥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作用，使年青一代茁壮成长的问题，因此，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将它献给广大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希望读者能从中得到某些启示，悟出家庭教育的真谛。

前　　言

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苏联的建成，国家物质潜力和精神潜力的极大增长，为实现共产党在今后进一步教育苏联人民方面的长远目标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鉴于此，改善对年青一代的教育，巩固家庭、学校和社会人士的联系，教学过程同教育过程的有机结合，培养大中学生的科学世界观、高尚的政治思想品德、对劳动的热爱和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责任心，这一切都受到了特别的重视。

马克思在给共产主义下定义的时候，曾在《资本论》中写道，人的个性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目标。和谐的发展包含着健康的体魄同高度的教育水平相结合，广泛的文化素养同勤劳相结合，高尚的道德品质同公民的义务感相结合。应该从童年时代起在家庭和学校中就开始奠定个性和谐发展的基础。

经过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和文化的社会主义改造后产生的苏联家庭，它体现着共产主义人道主义的崇高价值；体现着男女之间和长幼辈之间的互敬互爱、互相帮助，关心儿童健康和教育的崇高责任心。

苏联宪法宣称“家庭受国家的保护”。

从事家庭问题研究的庞大的学者队伍，包括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法学家和医学家。

为了提高科学的研究效益，加强社会对家庭的帮助，

苏联科学院成立了家庭问题学会，参加该学会的有高教部、教育部、卫生部、司法部、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劳动委员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以及其他许多机关和组织的代表。

本学会肩负的重要职能是：

协调全国对家庭问题所进行的科学的研究；

制订科学的研究的统一规划；

综合分析科研著述的成果；

研究家庭冲突，离异的原因及根除的途径；

就巩固家庭诸问题向国家机关提供资料及建议；

1979年4月在巴库举行了以《积极的生活立场之形成：

道德教育经验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为题的全苏学术报告会，会上对上述研究的初步总结进行了讨论。《道德教育体系中之家庭。青少年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专题组在会上作了报告。在专题组发言的有学者、教育学家和党的工作者。大家一再强调，苏联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在教育儿童的事业中给予更有成效和更为积极的帮助，其中包括对家长进行教育学知识的广泛宣传。

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正是针对这一任务作出的解答。

书中用了许多生动活泼的事例论述了家庭教育、家庭的巩固、提高家庭的德育作用、学校和家庭的工作经验等问题。

目 录

前 言

- | | | |
|------|---------------|---------|
| 第一 章 | 家庭教育的条件..... | (1) |
| 第二 章 | 公民教育..... | (46) |
| 第三 章 | 劳动的伟大力量..... | (121) |
| 第四 章 | 培养关心家庭的人..... | (148) |

第一章

家庭 教 育 的 条 件

家庭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发源地，而且也是人的个性发展的起点，也就是说，家庭婚姻关系越牢固，道德上越成熟，教育儿童的条件就越好。

按社会学家的论断，家庭的教育潜力是由一系列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是：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居住条件，家长的文化教育水平，家庭的精神道德面貌，孩子心目中家长的威信和孩子对家长的信任，家里对孩子的一致要求。

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高级团校研究所的社会学家们，对以上诸因素进行了综合评述和分析。以他们的研究资料为依据，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从调查653人的情况来看，70%以上的家长具有中学八年级以上的文化程度，其中54%的家长具有中学和高等学校毕业或肄业的文化水平。苏联家庭的日常物质生活水平显著增长，仅有1.8%的家长认为物质条件不具备是影响教育孩子的一个原因。居住条件不好的家庭只占3.2%。实际的情况是，100%的家庭有电视机，17.3%的家庭有钢琴，84.5%的家庭有录音机，51.8%的家庭有自己的交通工具，其中15.8%的家庭有小汽车。85.6%的家庭居住单独的套房。

不仅如此，苏联家庭的物质福利还在继续不断地增长。

除了增加工资收入以外，公共消费基金也在逐年增加，其中包括实行免费医疗，发放补助金、退休金、学生助学金，支付每年的度假经费，免费或优惠疗养和休假，免费送孩子入学龄前教育机构，免费接受教育和进修。这样统计下来，国家每年用于一个在校学生身上的经费开支平均为：一个受普通教育的中学生是180多卢布，一个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是670多卢布，一个高等学校大学生是1000多卢布；一个托儿所儿童是550多卢布，一个幼儿园儿童是470多卢布，后两项开支的80%由国家承担。

1979年底的统计表明，全国受过高等和中等（完全和不完全）教育的人数达到1.4亿，超过了人口的半数。普及了中等义务教育。仅在1966年至1979年间，就有5500万男女青年接受了普通中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比1966年前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数超出一倍以上。^{〔注〕}这一切对于巩固苏联家庭、巩固苏联家庭的物质和精神基础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然而，正如学者们指出的，苏联的家庭婚姻关系的发展，虽然受到了苏联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良好影响，同时也受到一系列消极因素的干扰。

这首先表现在家庭里家长的个人意识同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不协调，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家庭问题的产生。总的来说，多数家庭的福利增长是一个好现象，但也引起了教育年青一代的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年青人指望他人供养的依赖心理，缺乏从事系统劳动的技能和愿望，对工人的职业持鄙夷态度等等。

〔注〕1979年苏联的统计数字，《统计学》莫斯科，1980年，第210页。

从童年到青年的过渡时期的缩短和全民中等教育的普及，减缓了青年人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和承担社会义务的过程，有时酿成了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危机的“幼稚病”。长辈对孩子的关怀，竟不知不觉地变成为对孩子日常生活的料理。然而，年青人的独立精神和对他们的严格要求，恰恰是个性形成的最重要的条件，符合一个既享有广泛权利，同时又负有重大社会义务的社会主义社会公民的准绳。年青人往往对生活有一种不正确的理解。早在1950年，75%左右的中学毕业生可以升大学，现在则下降到了15%。尽管如此，80%—90%的中学生仍然向往升大学，未能升学而参加工作的人都抱有一种“生活上失望”的心理。

发达的社会主义在总体上符合规律的进步倾向，伴随着物质福利方面除必需的消费以外的所谓特种消费的扩大，包括儿童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人民的信息量的增加，体力劳动负担的减轻和精神负担的增加，事实上，这些使得教育过程变得更为复杂了。

家庭教育中某些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家长缺乏教育学方面的知识，是由于家长不善于在家庭里建立一种正确的相互关系。有些人总以为，随着家长参加社会活动积极性的增强，他们工作繁忙，自学的时间更多了，他们教育子女的责任减少了，这一责任便落到了幼儿园和初中、小学肩上。

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新西伯利亚的学者们所进行的社会学研究表明，在青年人作出生活中重要抉择的时候，起主要作用的正是家庭。

家长们常常会问，教育孩子应该从何着手？这时，我总会想起著名的弗伦西斯·贝康的言论。他曾说过，如果您想

要树子结果多，那么您不必先去整枝，而应当首先整地，给树根培上新土。这就是说，如果您想正确地培养自己的孩子，那就应该着手于自己的家庭，考虑到家庭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毋庸置疑，这些规律是存在的。规律之一的内涵是，每个苏联家庭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层组织。这种家庭有何特点呢？其特点首先表现在，这种家庭的成员如何对待国内外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如何对待国家的外交政策；他们订阅哪些报章杂志；是否讨论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是否一道上电影院或剧院，以及喜欢看哪些电影和演出；如何庆祝革命节日；怎样看待宗教；担任什么社会工作；在劳动集体中处于何种地位，如何对待劳动等等。

家庭是一个集体，这意味着，孩子们必须感觉到自己是这一集体中处于平等地位的成员，从而参与各种家庭事务，和父母同甘共苦；了解家庭的收支状况，参与经济的分配使用；承受一定的家庭经济负担；对长辈有义务感，关心他们的疾苦。同所有的集体一样，家庭也具有相互关系上的各自风貌。

尽管如此，家庭的精神状态究竟取决于什么？家长和孩子之间正确的相互关系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是家长的威信，这种威信是如何形成的？怎样实现家庭和学校的要求相一致？

本书第一章所要讲的正是这些问题。

有一次，我同一位学生的家长进行了如下的谈话。

学生的父亲说：“我毕业于建筑学院，知道应该在何处和怎样安梁，房子才不会坍塌。您是师范学院毕业的，想必

也知道，应该在何处和怎样做才能使我的儿子长大成为一个真正的苏联公民。如何将我那无组织、无纪律的尼古拉培养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请您给我开个科学处方吧。”

我必须说明，我同这位父亲并未取得一致意见。事实上，哪能有千篇一律的、能适应家庭各种不同情况的教育处方呢？就连医生也要对同一患者的不同症状，针对不同患者的身体特点，开出各不相同的处方。

教育学的情况则更复杂。其中的每一种教育方法都应该考虑到儿童的年龄以及儿童心理和生理上的特点，而首要的是要求全面深刻地了解教育对象。不错，在我们的教育事业中有许多的规律。没有这些规律，要想卓有成效地教育儿童是不可能的。比如，能够起教育作用的，应该是孩子们尊敬并享有威信的人。的确是，如果孩子们在家中不听父母的话，那还说什么父母在家庭的影响呢？然而，这种情况却是屡见不鲜的。

应该如何给予帮助呢？显然，首先应该提出维护威信的劝告：失去威信很容易，而重新树立威信就麻烦了。您想让孩子尊敬您，那您得教育他从小尊敬和热爱他人，而且自己给他作出榜样。

在实践中，我曾碰到过这么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有一天，快上课了，一个叫因娜的五年级学生跑来找我，使人感到，她有什么急事要找人谈谈。

“爸爸看我来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我们大家都知道，抚养因娜的就她妈妈一个人。小姑娘刚满三岁，她父亲就离家出走了。现在，她又见到父亲了，她心情激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妈妈总是说他又懒又凶。看起来完全不是那样。他性格开朗，心眼儿好，同我一起玩，我还同他一块儿散步来着呢。后来妈妈对他说：‘你既然已经离开我们了，就没有必要来啦。’他走后，妈妈告诉我：‘如果你将来长大象你父亲那样，你可就要倒霉啦。作为一个提琴师，他平庸无能；作为一个人，简直使人讨厌透顶。他扔下你不管，又有了他喜爱的孩子，他并不爱你。下次碰上他，别同他打招呼。他不配。’”

“孰可孰不可，我自个儿知道。他是个恶棍，女儿就应该知道。我是她母亲，我爱她，我单独一个人也能使她幸福。”

无论是教师，还是家长的社会舆论，都没能说服因娜的母亲，使她明白这样教育女儿是不对的。

“因娜就是我的命根子。我为她献出了一切，而把个人的幸福置之度外！我白天黑夜地干，正是为了让她什么也不缺。”

事实的确如此。一位英语教员辅导因娜学习。母亲把最优秀的教师请来给她上音乐课。对小姑娘有求必应。母亲把一切空暇时间都花在她身上：一道去参观博物馆、看电影，陪着她读书。看上去似乎再也找不出比母女俩更要好的朋友了。

这一切不过是表面现象。因娜自私、好斗嘴，班上的同学不喜欢她。当邀请她在班里举办的晚会上演奏时，她扫了大家一眼，讥讽地说：“对牛弹琴！我演奏的你们不懂，我只演奏正儿八经的曲子。”

因娜升到九年级时，学校来了一位新体育教师。他上第

一堂课，因娜竟把小狗牵来了。教师要她从体育馆出去，她边走边对教师嚷道：“蠢驴！”全班同学无不气忿，召开共青团会议，要求因娜向教师赔礼道歉。

在教员休息室里，同她母亲又是一次令人不快的谈话。卓娅·尼古拉耶夫娜在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后，哈哈大笑：“老师不懂得开玩笑，那有什么办法哩！干嘛事后要这么大动干戈，还以为是一位数学老师哩，其实不过是个搞体育的小伙子。”

“他是教师，有资格教育你女儿……”

“没资格，”她抢着说，然后扫了大家一眼，又意味深长地补充道，“我认为，这里好些教师都没有资格教育孩子。”

她不愿多说就走了。

不久，因娜的母亲又来了。谁也没有请她来。她飞也似地冲进教师办公室，大口喘着气，手里挥舞着一张叠成四折的《共青团真理报》。

“你们读读这张报纸吧，瞧瞧其他学校是如何教育儿童的。世上不乏好学校、好老师！你们把我女儿教成什么样子啦？我非告你们不可！”

大家没吭声。

“你们欣赏欣赏吧！”她唰的一下拉开小手提包，将一大扎便条放到桌上。

原来是这么回事，因娜想在元旦节前买一双新鞋，母亲没买到。于是小姑娘不理母亲了。就为这事，她宣布同母亲“断交”。

“因娜没把我放在眼里，”哭哭啼啼的母亲说，“威吓

她，阻止她，我都试过了，千方百计劝告她，她一点也听不进，干脆把自个儿关在另一间屋子里不出来。有事要办就写条子，所有的条子上都没有称呼，简简单单的几个字‘我要晚点回来，’‘给五卢布’。好气人的五卢布啊，我不给，她竟敢当着我的面把书架上的书取走，弄到旧书店去卖。过后在桌上看到一张条子：‘书是我的，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这女人眼泪汪汪很是伤心。尽管难于开口，不过还是对她实话实说了。

“我们不只一次地提醒您，是您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您想通过损害周围所有人的威信来树立自己的威信。可是您没想想自己。既然因娜谁也不爱，谁也不尊重，自然她也不会爱您，尊敬您了。”

母亲把因娜转到了别的学校。小姑娘同那里的班集体仍旧处不好，好歹毕了业，进了大学。她将来的命运如何，尚不清楚，可我敢肯定，母亲未必会得到独生女的尊敬和热爱。哥德曾经说，我们受尊敬的程度取决于我们是否善于尊重别人。

发生在卓娅·尼古拉耶夫娜身上的这件事所引出的教训颇为深刻。许多家长以为，他们的威信似乎是家长权力的自然属性，以为权威是他们所处地位必然享有的。这是一种误解。威信是不能人为地建树起来的。安东·谢苗诺维奇·马卡连柯曾经说过：“家长威信的根始终扎在一个地方，那就是扎在父母的行为——其中包括了行为的所有细节，换句话说，包括了父母的全部生活：工作、思想、习惯、情感和追求之中。”〔注〕

〔注〕《马卡连柯选集》第9卷，莫斯科，苏联教育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第150页。

多么好的言论！这是真知灼见。

几年以前，莫斯科的一所中学举行了一个给毕业生颁发奖章的晚会。

一位瘦高、端正的小伙子跑上奖台。一身黑色的西装熨得毕挺，绷得很紧，明显不合身，从短短的袖口里露出成年男人式的那种惯于干活的肌肉隆起的双手。小伙子获得了奖章，大厅里掌声雷动。小伙子停下来，两眼开始在大厅里寻找一个人，接着轻轻地喊：“妈妈，快上这儿来。”一位身材矮小，穿着随便，表情腼腆的妇女登上了奖台。她小心地打开盒子，郑重其事地看了看奖章，接着按了按儿子的头，吻了吻他的前额。

大厅里犹如发生了一场雪崩，大家都起立，站着使劲地鼓掌。

“怎么啦？发生什么事啦？”来宾们问。

此时，数学教师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庄重地回答：“最伟大的镜头。我们给生活送去了一个真正的人。我们感激他的母亲——一位深受大家尊敬的妇女玛利亚·米哈依洛夫娜。”

的确，全校提到这位普通纺织女工的名字，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大家感到自豪。这表示了大家对这位教育出优秀子女的母亲的艰巨而细心地劳动的尊敬。

然而，这个家庭的生活却困难重重。

沃洛佳十二岁时，父亲去世了。那时小塔吉亚娜还得要人送托儿所，而赫娜同托里亚要上幼儿园。

痛苦使玛利亚·米哈依洛夫娜黯然失色，但她坚强地挺过来了——得抚养孩子啊！她把自己作母亲的一份操劳分给